



# 樱花谷发出的请柬

王特

怀抱。路边停着皖A、皖K、皖N牌照的车，有人支起了帐篷，有人架起了相机，有人摆弄着大疆无人机，也有人只是静静地站着，看花，也看山。

花似雪，雪似花。可雪是冷的，花是暖的。走进全军民村，是另一番景象。茶园里套种的桃花也快开了，泛红的苞儿胖嘟嘟的，衬着茶树的绿，像是给大地绣上了花边。房前屋后，不再是杂乱的柴堆，而是整整齐齐的微茶园、小果园。一户人家的院子里，一位大嫂正在修剪桃枝，我问她种这些做什么，她直起腰来，捋了捋头发，笑着说：“好看呗，还能卖钱，去年光这院子里的茶苗，就挣了三千多块呢。”

三千多，不是什么大数目，可这三千多，是从自家院子里长出来的，是“方寸经济”的字面意思，是乡村振兴最微观、也最动人的注脚。

我想起“十四五”规划里那些宏大的词汇——农文旅融合、和美乡村、宜居宜业。此刻，它们不再是文件里的铅字，而是眼前这株即将开花的桃树，是这位满面笑容的农妇，是这个叫全军民的地方。

熊家河村的傍晚，是最让人心动的时刻。红二十八军纪念馆静静地坐落在山坡上，夕阳给白色的纪念碑镀上了一层金。不远处，是兰花庄园的民宿，石头砌的墙，琉璃做

白居易诗曰：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古人赏樱，不过是庭院里的闲情逸致，而今天，我们要去的这片樱花谷，却是整座大山的感情邀约。

车过省道245，拐进金寨县全军民乡的那一刻，我便知道，春天已经到了。

远远望去，灰蒙蒙的山坡上，一束束、一簇簇的野樱，像是谁不小心打翻了冬天的雪罐，又像是千万只白羽的鸟儿，停在枝头。走近看，那花瓣薄得透光，轻得能飞，风一过，便

纷纷扬扬地洒下，落在刚刚硬化的柏油路上，落在新建的观景台上，落在摆摊农妇的竹篮里。

“今年路修好了，来的人多，我这蜂蜜，去年还有一半卖不掉，今年不够卖。”说话的是黄大娘，七十多岁了，牙已经缺了几颗，笑起来却像个孩子。她的身后，是去年新建的公交站，崭新的站牌上写着：樱花谷站。

我忽然觉得，这漫山遍野的樱花，不仅是开在枝头，更是开在老百姓心里的。沿着山路往上走，脚下的路已经不是从前的泥泞小道。四好农村路的贯通，让这座曾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山谷，第一次敞开了

进了腊月，大别山的寒气便沉得扎实了。凛冽的风卷着大河滩的湿气，扑进霍山县城的街巷，发出呜呜回响。可这呜呜里，偏又搅和着愈来愈喧腾的声浪，那是年的脚步，正踩着石板路，一步步近了。

山城里人不说“买”年货，独说“打”。一个“打”字，脆生生带着股韧劲，像是要征服一整年的清寒，又像是敲开一扇厚重而喜悦的大门。这一个字，便把年节里的郑重与热切，全裹了进去。

年货的头一桩，必是“打”猪肉，必得是农家用糠菜喂足一年的黑毛土猪，肉里才藏着化不开的香。天不亮，西大街肉铺老王的案板前就围了半条街的人。那案板上的声响，不是切，是听，厚背阔刃的杀猪刀高高扬起，带着风的呼啸落下，“哆”的一声闷响，一条猪前腿便齐齐分开，露出大理石纹似的红白肌理，骨髓油润润的，泛着诱人的光。

# 打年货

汪昌陆



主顾们围着案板，手指点点戳戳：“要二刀坐墩，炖萝卜最香。”“前夹心肉给我留着，剩馅子包包子，嫩！”老王头也不抬，刀起刀落，丝毫不差。她媳妇随手扯一方草纸垫在秤盘里，称好肉，用浸了水的棕树叶三缠两绕，打个活结递过来。那肉提在手里，沉甸甸的，棕叶的绿衬着肥膘的白，瘦肉的赤，颜色鲜活得仿佛能滴下油来。这沉甸甸的分量，便是年节里最实在的底气。

肉铺的香气还没散，不远处的菜市场早已熙熙攘攘，声浪如潮。卖干菜的妇人守着摊子，竹匾里的笋干褐如古铜，豇豆干组成墨绿的绳索，石耳则是一小堆珍贵的乌云。她随手拈起一片石耳，对着天光一观，声音里满是自豪：“瞧瞧，正宗的马鞍山崖壁上采的，吸了一年的云雾呢！她鸡汤，鲜掉眉毛！”

旁边的肥肥摊，更是透着年的喜气。将糯米煮熟，倒进白里春得极韧，再捏成圆圆的饼，点上一朵洋红。那白，是莹润的玉白，透着糯米的清香；那红，是眉心一点胭脂，小小的一点，却把一整年的喜气都点了出来。

最勾人脚步的，是空气里那股霸道的复合香气。它从巷子深处漫出来，像一只无形的手，牵着你的鼻子往深处走。源头常是些不起眼的小摊，一口大铁锅支在炭火上，锅里浓油赤酱，正“咕嘟咕嘟”地翻滚着，那是在卤“过年菜”。

卤汁是老的，不知传了几代，酱色深得像夜色，却又透着透亮的光。油花一圈圈荡开，浮着八角、桂皮、花椒、干辣椒，像一幅年味的地图。师傅系着油亮的围裙，手里一把长筷，翻动着锅里的宝贝：猪蹄胀得发亮，牛肉筋络分明，豆干鼓起了肚子，连最普通的鸡蛋都被染成了琥珀色。他头也不抬，只问一句：“要啥？肥的瘦的？要不要切？”

话音未落，长筷已经精准地夹起主顾要的东西，称好、切好，浇一勺滚烫的老汤，塑料袋一扎，热气一冲，香气便扑了你一脸。那一刻，你便知道，年真的来了。

肉香、稻香、卤香，一层层叠上去，把整条街熏得发酥。而在这浓郁的香气里，又慢慢浮出几抹红，一缕墨香，那是东街口的春联摊子。

陈先生的春联摊，是腊月里东街口的一道风景。一张老漆斑驳的桌案，四角用石块压着大红的纸，风一来，哗啦啦响成一片喜庆的海。陈先生是退了休的教书先生，瘦却精神，穿一件藏青对襟褂，袖口洗得发白，却浆得笔挺。他站着写字，背挺得笔直，像是还在讲台上。

“陈先生，来对七个字的大门对！要配咱霍山的景！”一个汉子的声音在人群里响起。

陈先生点点头，裁纸、折纸，动作行云流水。狼毫蘸着徽州老墨，在端砚里磨出乌亮的光。“春联泰山万壑翠”七个大字跃然纸上，力透纸背，带着颜筋柳骨的风骨，又藏着茶山的清润。围看的人便喝彩：“好！有山味！”

再写下联“雨滋茗叶千村青”，上下联一对，霍山的茶山、茗叶便都藏在里面。不讲花哨的吉祥话，说的都是跟前的事，是山里人一整年的生计与盼头。

对子是红的，灯笼更是红得耀眼。北门口，老篾匠汪师傅的摊子最是惹眼。竹子在他手里像是有魂了。霍山的灯笼，专糊一种土制的棉纸，柔韧透光，点上烛火，光便柔柔地漫出来，看得人心也跟着软和、亮堂。

有人来订“五谷丰登”的走马灯，但见汪师傅取出极薄的竹片，细细雕琢出稻、黍、稷、麦、豆的模样，用染了色的透明鱼线系在内圈竹轮上。灯顶留一空，热气一熏，竹轮便悠悠转动，五种作物便在灯壁上投下游动的影子，动得像要落下谷粒来。

也有小孩子来买兔子灯，篾条扎出憨态可掬的模样，糊上白纸，点上两点朱砂眼，底下安四个小车轮，牵一根线，便能满街跑。那团暖光，跟着孩子的脚步，跑过石板路，跑过旧巷口，把年的喜气送到了每一个角落。

我立在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看着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忽然明白，这满城风雨无阻、穿梭不息的人们，打的哪里仅仅是年货呢？

他们打的，是一整年的辛劳，换来的一份圆满；是一家人的期盼，凝成的一份团圆；是大别山的峰峦叠嶂，沉默不语，却用最深的沟壑蓄着泉，用最硬的岩缝抱着土，在每一个岁寒的尽头，稳稳地托出那一轮新的春天。

千丝匠心 李传平 摄



报春图 徐明飞 作

# 带着“师心”再出发

荣维新

时光的长河静静流淌，2025年的故事在耕耘与收获中写下完满的句点。2026年的晨光，已在天际勾勒出温柔的轮廓，正携着崭新的希望，向每一个教育路上的行者深情走来。

回望2025年过往旅程，可谓是有香有色，有花有果，心中百感交集。而在这一年的教育叙事中，最温暖、最闪亮的章节，莫过于我与班级孩子们共同守护的那片精神家园——我们的“皋城小作家”。

一年前的那个秋天，一个朴素而炽热的念头在我心中萌发：如何为孩子们的文字插上翅膀，让他们的表达被看见、被倾听？在班主任张老师的全力支持与默契配合下，一个属于孩子们的习作天地应运而生。

每周的循环，始于一份份稚嫩却真诚的周记。班主任张老师总会细心收齐，汇成文档，初步整理编辑，交到我的手中，甚是辛苦。翻阅它们，是我一周中最静谧也最期待的时光。透过或工整或潦草的字迹，我试图走进每一个孩子独特的内心世界；有的描绘家庭温暖，有的畅想未来科幻，有的为一只小鸟的坠落悲伤，有的为一次比赛的成功欢呼。遴选的过程从不轻松，它要求我兼具公正的尺度和包容的眼光——既要发现文采斐然的“明珠”，也要拾起情感真挚的“璞玉”。选定作品，仅仅是第一步。随之而来的，是更为精细的修改编辑工作。我深知，我的角色不是代笔，而是园丁——修剪杂枝，凸显主干，让属于孩子自己的

思想之花绽放得更美。

编辑完成，便进入赋予其“形”与“神”的阶段。我要为每期的文章寻找最契合的配图：写春天的，就找新芽与花朵；写友情的，就寻携手同行的画面；写科幻的，则需充满想象力的宇宙图景。排版设计同样用心，字体大小、段落间距、配色风格，都力求清晰、美观、适合阅读。

每周日，几乎成了班级里一个不成文的小节日。当孩子们看到自己的名字和作品出现在手机或电脑屏幕上时，那份瞬间迸发的自豪与喜悦，足以点亮整个周末。许多家长告诉我，每周日晚上，亲子共读“皋城小作家”已成为家庭固定节目。

就这样，一股纯净而积极的写作热潮，在班级里悄然涌动、自然形成。孩子们开始更用心地观察生活，更主动地积累词句，更勇敢地表达自我。周记本上的内容，从最初的流水账，变得越来越丰富、生动、有深度。而“皋城小作家”的投稿标准也水涨船高，从最初鼓励为主的“十几篇”，到如今优中选优的“三四十篇”，这与日俱增的背后，是全体孩子写作能力的集体飞跃。

“皋城小作家”已走过整整74期。74期，意味着74次精心的筹备，74个投入的周末，74回与孩子们以文字为媒介的深度共鸣。翻阅这积攒下来的电子文集，仿佛在检阅一片蓬勃生长的森林。我能清晰地看到，那些思想的嫩芽如何抽枝长叶，那些情感的溪流如何汇成深潭。作为一名教师，身体固然劳累，但精神却无比富足。因为我知道，我所倾注的，不仅仅是时间与技巧，更是一份“师心”——那是一颗相信每一颗种子都能开花的心，是一份愿意为每一份成长弯腰耕耘的情。

“难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站在年岁的门槛，我们心怀感恩，向满载收获的2025年挥手致敬；我们也满怀憧憬，向充满希望的2026年张开双臂。时光会流逝，平台或会更新，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改变：那颗挚爱教育、挚爱孩子的心不会变，那副愿意托举孩子、助力他们追逐文学梦想的温暖脚步不会变。

乡村舞狮 张勇 摄



又一次眺望家乡，老家的年远远地藏在一片空白中顺着视线，用思念在那空白处勾勒出村庄，老家年的模样就在我的眼前生动而祥和地呈现

老家的年，系在炊烟上袅袅中延伸，越来越浓老家的年，悄悄落入拉网中变成活蹦乱跳的一尾尾鱼老家的年，在高高的树枝上喜鹊，它叫归亲的人

石磨磨出年的米香绵长



红印香馍馍 赵利平 摄

# 老家的年

许礼荣

蒸笼蒸出年的豆味穿肠年画里的年展现出年青人新潮流窗花里的年饱含着父母的愿景红红的门对迎着远亲近邻闹花船，唱大戏宁静村庄的年，热闹、沸腾

父亲的年，担水劈柴

让厨房里的灶台红红火火母亲的年，鸡鱼鸭肉摆满餐桌等待家人们欢聚一堂孩子们的年，奔跑和嬉笑一起走村庄，拜年不落一户老家的年，朴实又丰盛一次次将城市里的我从孤独和寂寞带到年的喧闹



对联 胡安品 书



舞龙 李玉霞 摄

# 望春花开

沈卫东

家乡的望春花又开了。消息传来，我难免有些惊诧。才是腊月的第一天呢，这些耐不住性子的花儿们，就着急忙慌地从树枝上探出了头。我担心寒流来袭，这些花儿们早早就香消玉损。同学在电话里说，只山脚下有零星望春花树开花。这才松了一口气。

望春花也叫旱夷花，学名玉兰花。花蕾干燥，性温味辛，归肺、胃经，属于发散风寒之药。而望春花煎茶，既可入药，又能解渴之上品。家乡人偏偏把玉兰花叫作望春花，细想是有道理的。

上世纪70年代初，家乡的望春花也是山民度春荒时的救急花。春节过后，青黄不接，山民靠野菜杂粮充饥，就盼着望春花快快打苞，能卖个好价钱。望春花花期短，开了的花卖不出去，只能掐摘花骨朵。苦寒天里，我们小孩被大人从被窝里掏出来，扛上竹竿，拎着篮子，在刺骨的寒风里，漫山遍野地采摘望春花骨朵。晒干后，卖到公社药材收购站，换取开学的费用，补贴家用。正因为如此，即便是乱砍乱伐的年代，山民依然用坚守和淳朴，完整地保护了这片亚洲最大的纯野生玉兰花带。这里的小叶玉兰有树龄高达100年以上的玉兰树3000余株，200年树龄的50余株，可观赏的玉兰花10万余株，绵延2.5公里，国内乃至世界较为罕见。

2016年以来，家乡的望春花被中央电视台黄金档《新闻联播》连续报道，声名远扬。花开时节那一树树一簇簇、一团团的白色、紫色、黄色、红色花朵，如彩云一般铺天盖地。在沟壑穿、山谷里绚烂着，芳菲四野。

依着海拔高低，向阳亦或背阴，次第开放，白、紫、红、黄交相辉映。从高空俯瞰，苍山翠竹间，花团锦簇；水墨丹青里，重彩浓墨，把望春花涂抹得花枝招展，异彩纷呈。航拍镜头抵近，又如美术大师的一幅工笔画，把挂满枝头的望春花鲜艳的色彩，由浅到深刻画得细腻入微，通透明艳。那状若喇叭的体态，饱满着日月的精华，丰腴晶莹的花瓣，被大自然雕刻出一道道似有若无的经络，从似红非白，淡到融为一体。细细的麟毛依附在凝脂般的花瓣上，伸展成一座座状若小钟，又像叮当作响的风铃，摇曳在最早的春风里。

文徵明在《玉兰》一诗中写道：绰约新妆玉有辉，素娥千队雪成围。我知姑射真仙子，天遣霓裳试羽衣。影落空阶初月冷，香生别院晚风微。玉环飞燕元相敌，笑比江梅不恨肥。这道出了望春花的美丽、纯洁、高雅，在月光和晚风中的优雅姿态。

前年春节前夕，望春谷里的玉兰花早早就打了花骨朵。同学说初五前后正是赏花期，不料寒流从天而降，大雪从年三十下道到年初五，总算有了短暂停歇。天气预报说，大雪天气还要继续。这样的天气，又是正月间，最适合全家人在一起围炉欢聚，让一年的别离消融在年味的家长里短中。可是，我更向往春天。于是我驾车钻进大雪暂停的空隙，去看绽放在风雪中的望春花。

我沿着河流溯流而上，一路上小心翼翼。车到夹河、皂角河交汇处，两条通往望春谷的道路横在我面前。一条是七十年代采矿修建的老路，一条是旅游通道，我把车停在路边。看着白雪皑皑的山川河流，有零星的雪花飘落头上。旅游通道已被清理出一车宽的道路，我选择了沿旅游通道去看望春花。来到李桥村卫生所，望春谷的道路已经封闭。

我只能弃车步行，景区里大雪没膝，覆盖了道路，填平了沟壑。天地之间，白茫茫连成一片。我深一脚、浅一脚的跋涉，远远望去，有一团团的红色、紫色、黄色闪烁在望春谷的苍茫里。走到近处，方才分辨出，那是与冰雪抗争的望春花，有的蜷缩加身，有的身着一袭红装，有的披上一身寒衣，被雪包裹着，风姿绰约。那一棵棵望春花挺立在风雪中，冰肌玉骨，玉树临风。花枝在寒风中不停地抖动，花朵在白雪中闪着光芒。抬眼望去，望春花越发娇艳欲滴，楚楚动人。看的心醉，也看的心疼。花儿在风雪中以一己之力，想抖落身上的冰雪，自知无力，也要努力向上，绽放出春天的颜色。